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一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死

遺言 遺文 遺書 遺忠 遺紫 君哀悼 民哀悼附

羣書要語死者澌也消澌也諸侯曰薨壞聲邑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皆就朽故也既

定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復能自勝斂也(釋名)棺闗也而以掩屍又曰櫬又曰櫝小棺曰槥(說文)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極究曰不復變也(喪大記)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冦曰兵(禮記)屬纊俟絶氣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揺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也(喪大記)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狐死正首丘仁也(檀弓)蜡氏掌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碣書其日月焉懸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周禮)孔子對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家語)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則終其天年(山木篇)千歲厭世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天地篇)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莊子)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𤴯(胡亂切)潰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埃之外逍遥乎無為之表(莊子)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莊子吾所以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有患老子朝聞道夕死可矣語死且不朽左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左平仲曰既死豈在我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列子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

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列子寧

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離騷經雖九死其猶未

悔同上泉下有黃壚山淮南子注奉陽君捐館舍蘇秦傳人固有

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司馬

遷傳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陳元傳萬死風燭九原草露權集

詩句蓋棺事始定杜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坡萬死

投荒十二年柳

古今事實

傅說騎箕

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辰尾上有傅說星

夫子夢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揺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

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歿檀弓

顔淵蚤死

顔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蚤死

曾子易簀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

曽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曽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曽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曽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檀弓

黔婁布被

黔婁先生卒曽西來弔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

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而死斜之非其意也高士傳

七日復甦

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遺書

夢起起

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歲在巳既寤知命將終有頃寢疾而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

死不恨

陳咸與陳湯書幸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本傳

託以身後

後漢申屠蟠字子龍陳留人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還鄉里遇司

隸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注
傳符諜也

含笑入地

漢桓帝時公孫舉東郭竇等聚衆至三萬人冦青徐兖
三州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嬴長韶開倉賑之曰長活
溝壑五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先知死期

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子弟市棺之具

其日而終方術傳廣漢折像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

辭訣

星殞於營

有赤星而芒角流諸葛營俄而亮卒

走生仲達

諸葛亮卒于軍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儀結陣而去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與諸葛

亮相拒于五丈原會亮卒諸將燒營遁走經日按行其營壘乃曰天下竒才也

妖星見

祖逖傳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天不祐國也俄卒

但少一死

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笑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

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

減年代死

晉王徽之為黄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病篤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

酒壚念舊

王戎經黄公酒壚嘆曰昔與嵇阮為竹林之遊今嵇阮

既亡余為世務覊紲視此雖近邈若山河晉書

夢白雞

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

尸解

葛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葛仙傳晉

問地下事

蘇韶已死而甦其弟節問地下事韶言顔淵卜商今為修文郎王隱晉書

天下玉棺

鄴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廳前喬謂人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中葬於城東風俗通

不見嫁娶

魏管輅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兾當富

貴乎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也是嵗八月為大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皆隨鬼錄見故人門

筭生張説見墓誌門

書囑後事

盧殷能詩為登封尉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為詩與常所往來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

守尹為具庀葬事韓愈為買棺又為作銘

死乃天命

李勣屬疾家人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

召作玉樓記

李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

下榻叩頭言阿㜷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老且病吾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頃長吉氣絶常所居牕中敦敦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之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李商隱作小傳

死付白金

唐李勉少貧與諸生共逆旅且死出白金曰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

共啓墓出金付之

六十不識女色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宅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

夢不祥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自爲之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果卒

見夢于帝

顔杲卿被殺狥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爲祭

使虜道卒

張薦爲弔贈吐蕃使在途被病卒其孤與軍吏童騎護

輤車而東（摭集餘錄）

書前定事

袁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尚多妻開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前定錄）

魚飡龜茲板

邢和璞居嵩潁間有潁陽書三篇房琯問邢終身之事

邢言降魄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飡而休于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宫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吳鱠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鱠卒

星殞寢室

令狐楚卒之夕有大星隕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

月蝕東壁

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集賢學士將薨而月蝕東壁鄴侯

傳

論大衍數

李適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十六日復生

翰林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唐德紀

垂崖遺象

張垂崖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俟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

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諌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免褐繫緇草裹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祠

傅霖來訪

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

傅霖閽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别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西清詩話

死時雷震

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飛瓦石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言行錄

授黄白術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嘗與一術者遊病甚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令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内文正懐中後為諌官術者之子已長還其方及白金封識宛然

王雱復見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郡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

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令未結絶了如要見可於其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入而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汚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絶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哭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出談圃

誤傳已死

東坡既遷黄岡京師盛傳白日僊去一日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息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聞見錄

親書遺表

張南軒栻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繾綣無window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如生之年

從其治命以下係遺言

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乃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屬以其子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靈公母也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

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
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十文

命葬桐鄉

前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
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遺詔刻石

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名臺卿年三十有重疾自
慮奄忽乃遺命勑兒子曰可致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

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又墓志門

分香賣履

曹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着藏中吾餘衣裘可别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死為酒壺

吳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壺實獲我心

送屍陁林

僧從諫卒遺言送尸於建春門外尸陁林施與鳥獸食三日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林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 三水小牘

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

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非着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為無知也趙槩聞見錄

立言不朽以下係遺文遺書

晉平公謂魯叔孫豹曰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没矣其言立後世此之謂没而不朽國語

上封禪書

漢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吏者往而相如死妻曰長卿未死時有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奏之乃遺札言封禪事

購孔融文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詞每嘆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

孔融文者賞以金帛

續成其書

桓譚著新論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龔撰次之

恨書未成

陸平原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書未成以此恨耳

相三君無積以下係遺忠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相三君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將死不忘君

楚子囊死遺言謂楚子必城郢郢楚所徙都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君昏不忘增其明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將死薦賢見交代門

惟憂國事

王文度坦之為中書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

書言國事

魏徵既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敝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

抗表諫伐

房玄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顔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

九京可作以下係遺德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事君不援

而進賢不阿而退不肖也國語

愛及甘棠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家無餘財以下係遺業

朱穆字公叔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

有舊田廬

人勸疏廣為子孫立產業買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

哉顧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其中可以供衣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

薄有桑園

諸葛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惟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

柩無所殯

橋玄字公祖為太尉久病卒家貧乏産業無所殯

先分田園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弟各守其分仍為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廕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絶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嘆服

思法孝直以下係君思悼

蜀法正死先主征吳羣臣諫不從及敗績亮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

思檀道濟

宋檀道濟文帝時為司徒有威名及見收道濟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矣吳子不足復憚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及魏軍至瓜步文帝嘆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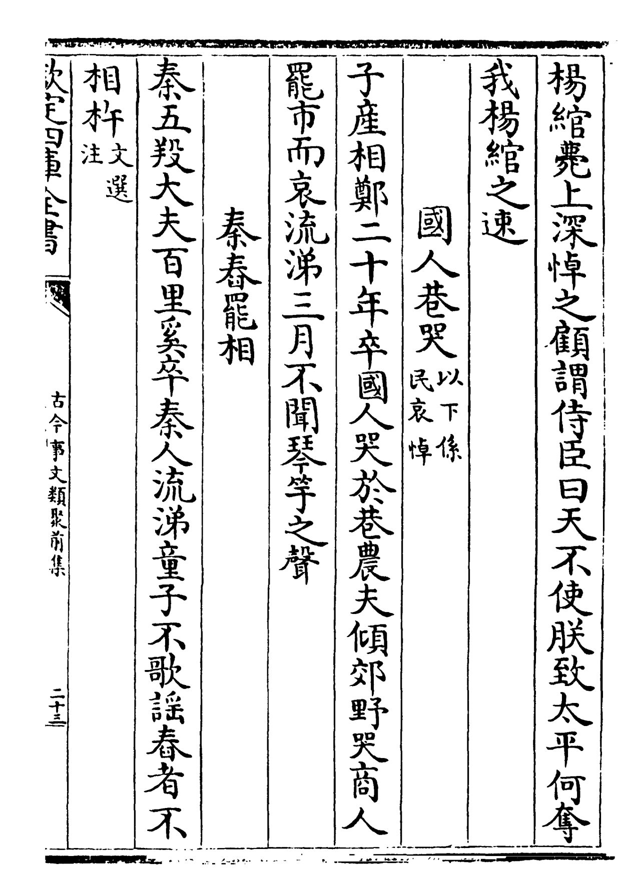
思魏徵

唐太宗遼東之役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豈有此行耶帝後臨朝嘆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停嚴鼓聲

唐太宗將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何奪之速



楊綰薨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

國人巷哭以下係民哀悼

子産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哭商人罷市而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竽之聲

秦舂罷相

秦五羖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文選注

百姓圖像

豫州百姓皆圖畫陳仲弓元方季方三君之形象先賢行狀

裂裳為白帽

梁安成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畫温公像

司馬温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

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古今文集

雜著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

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窮困而歸也彊𭍬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茀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通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也於其生全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鞠之勞而無暇豫榮顯欣喜

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盤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爐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知之也在道之相望爾昔周公與殷湯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

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予感嘆碑下歸解於是書也英華

死則氣散

劉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祖先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文公曰神祇之氣常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

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之人既死而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黄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者也嘗見輔漢卿説某人死其氣温温然薫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莫是元城之忠感動天地之氣否文公曰只是元城之氣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云温温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朱語錄

朱文公易簀辯

愚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簀時事頗有疑誤恐不容無辯蓋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

三月甍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絶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稼山頽大賢存亡其闗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岸二異併見於易簀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怪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歲則可紀實矣至於先生疾革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季子侍郎公時方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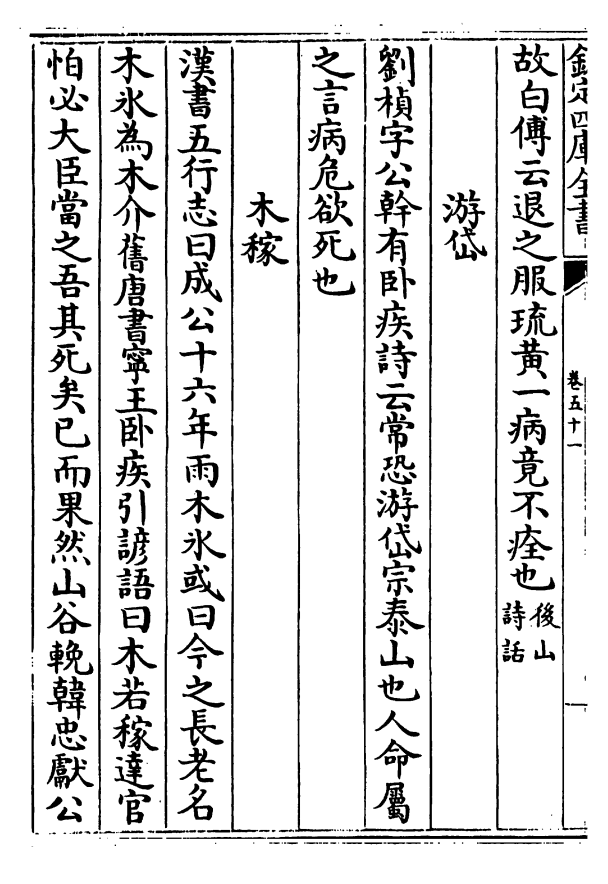
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李子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先生之壻)又其次欲作通守范公書(先生僚壻)則手弱不復能運筆亟命仲子代書尚力疾塗竄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編輯禮書為囑纔扶就枕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作李子書則其序頗紊何以垂範昔第五倫視兄子及已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疎之序乎竊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為異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教

育於家塾方易簀時實與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昨日事謂宜刋正而年譜摹版乃建安書院掌之僭嘗以此二疑白之富沙邦君實齋王公許以更定而未果輒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有考焉祝穆私識

詩話

服金石藥

韓退之為李虛中墓誌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


故白傳云退之服琉黄一病竟不痊也後山詩話

游岱

劉楨字公幹有卧疾詩云常恐游岱宗泰山也人命屬之言病危欲死也

木稼

漢書五行志曰成公十六年雨木氷或曰今之長老名木氷為木介舊唐書寧王卧疾引諺語曰木若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已而果然山谷輓韓忠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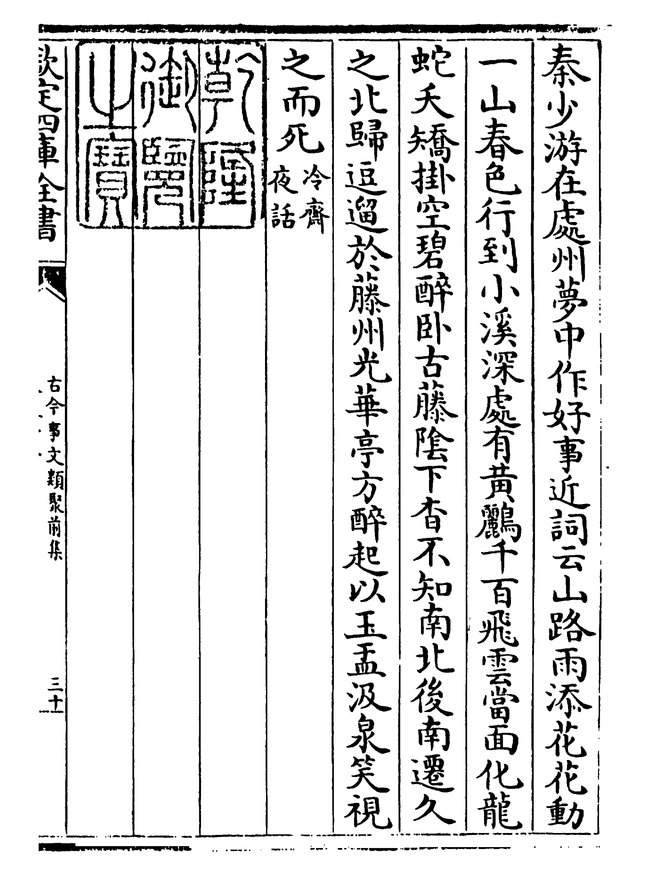
詩曰氷枝憂木稼食昴恨長庚荆公輓韓魏公詩亦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

康節知命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温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温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横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

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温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五更捐館聞見錄

詞讖



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黄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掛空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遛於藤州光華亭方醉起以玉盂汲泉笑視之而死冷齋夜話

乾隆御覽之寶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范鳴謙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二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居喪 忌日附

羣書要語親者居倚廬賤者堊室（周禮宮正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檀弓）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孟康注倚廬倚墻至地而為之無楣柱（同上））故為父竹杖為母桐杖注

其義一也（問喪）喪不慮居（謂買舍宅以奉喪）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憔悴將滅性）為無後也（檀弓）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曲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同上）斬衰倚廬齊衰堊室（儀禮）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履（四制）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問）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

得旣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檀弓孤斬然在衰絰之中昭十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小雅蓼蓼

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出則銜恤入則

靡至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並蓼莪篇未堪家多難予又集

于蓼小雅荼蓼之苦陳蕃傳荒迷不次令狐表柴骨欒心陳子昂傳

古今事實

三年通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陽貨

除喪彈琴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

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

期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朝祥暮歌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檀弓

冒服飲燕

灌夫與竇嬰相得驩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益市牛酒夜飲極歡而去

廬墓孕育

後漢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年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遂致其罪

匿喪受封

後漢李燮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舍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告冀即捕殺

之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葬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夔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背曰謟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狀遂廢錮終身

奔喪彈琴

王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絶月餘亦卒

生孝死孝

晉王戎字濬仲為吏部尚書丁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

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毁悴杖而後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而哀毁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毁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使婢丸藥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

在艱戲擲見博奕門

朞功聽樂

謝安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之諫不從

求尸漬血

唐王少玄父隋末死亂兵少玄甫十歲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胔也

辰日不哭

唐薛克構時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

辰日不哭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論

無緦麻服

崔琳三十年間無中外緦麻之喪明皇雜録

不持所生服

李定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仇氏服蘇子瞻以為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聞見録

主喪禮熟

司馬温公薨朝廷命伊川為主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遺書

匿親忌日以下係忌日

祝欽明為相坐匿親忌日貶申州刺史

以社日亡見社門

忌日不聽樂

王世將忌日送客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烏世說

忌日辭攝祭見起復門

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薦饗昭德皇后廟以私忌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於是令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等奏曰禮云大夫士將奉祭於公既洗濯而父母死則猶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則還家皆無忌日之文雖假寧令有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亘不宜以忌日辭攝祭由是坐罰實錄

嫁笥墨衰

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於衣笥中得一墨衰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教以侯翁姑私忌日着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

終身之喪

朱文公母夫人忌日着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五服圖

內族服紀上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女適人同律稱朞親及祖父母）

為曾祖父母
曾祖兄弟
並緦麻服
曾祖父母（齊衰五月女適人同律杖朞及祖父母者）

為族祖父母
祖堂兄弟
並緦麻服
為從祖祖父母
祖兄弟
並服緦麻
祖父母（不杖朞女適人同嫡孫承重服斬衰三年）

為族父母
父再從兄弟
緦麻
為從祖父母
父堂兄弟
並服小功
為伯叔父母
父兄弟
不杖期
父母（三年父卒母嫁及被出杖朞律嫡繼母同）

為族兄弟
三從
其妻無服
為從祖兄
再從
其妻無服
為從父兄
堂兄
其妻無服
不杖朞妻
兄
不杖朞夫
己（父為嫡子後者為其）

高祖父母 者高祖同

曾祖父母 高祖同
爲族曾祖姑緦麻
曾祖姊妹
出嫁無服

祖父母 如祖在 爲祖母杖朞
爲從祖祖姑
祖姊妹
出嫁無服
爲族祖姑緦麻
祖堂姊妹
出嫁無服

父母 母與親同 慈母非命小功
爲姑不杖朞出嫁大功若無夫
父姊妹
與子無祭主者不杖朞
爲從祖姑小功
父堂姊妹
適人緦麻
爲族姑緦麻
父再從姊妹
出嫁無服

已 服母謂養同
不杖朞適
姊
若無夫子
爲從父姊
堂姊
適人小功
爲從祖姊
再從
適人緦麻
爲族姊
三從
出嫁無服

內族服紀下

身

緦麻
兄弟
弟小功
兄弟
弟大功
弟
爲娣姒
弟
功
若爲人父三
年

子

爲再從兄弟之
姪孫女
子緦麻其妻無服
爲同堂兄弟之子
堂姪
小功其妻無服
爲兄弟之子不杖
姪
朞其妻大功
嫡子三年父母
杖朞衆子不杖

孫

爲同堂兄弟之孫
堂姪孫
並服緦麻
爲兄弟之孫小功
姪孫
若承祖三年承父
重不杖朞衆孫大功

曾孫

爲兄弟之曾孫緦
堂姪孫
麻其妻無服
爲曾孫緦麻

玄孫

與曾孫同

身

母與親
大功
不杖期
妹大功
妹
妹小功
姊妹
妹小功
緦麻
姊妹

子

并女適人大功
無夫子不杖期
爲兄弟之女不杖期
姪女
已適人服大功
爲同堂兄弟之女
堂姪女
小功適人緦麻
爲再從兄弟女緦麻
再從姪女
出嫁無服

孫

嫡婦小功衆婦緦麻
女孫適人小功
爲兄弟之孫女小功
姪孫女
出嫁者並服緦麻
爲同堂兄弟孫女
堂姪孫女
緦麻出嫁無服

曾孫

其妻無服
爲兄弟之曾孫女服
堂曾孫女
緦麻出嫁無服

玄孫

女嫁無服

女爲本族上

高祖父母　齊衰

曾祖父母　齊衰　無服　曾祖兄弟

祖父母　齊衰　無服　祖堂兄弟　爲從祖祖父緦麻　祖兄弟　其妻無服

父母　在室三年適人不杖朞母大功若出嫁　無服　父再從兄弟　爲從祖父緦麻　父堂兄弟　其妻無服　大功　伯叔父母

出嫁　無服　三從　爲從　再從　緦麻　小功　堂兄　其妻　大功若　兄　者其妻

高祖父母 三月

曾祖父母 五月 曾祖姊妹 無服

祖父母 杖期 祖姊妹 爲從祖姑 緦麻 祖堂姊妹 無服

父母 在朞年內則爲父母三年 父姊妹 大功 父堂姊妹 爲從祖姑 緦麻 祖堂姊妹 無服

出嫁 姊 大功 堂姊 小功 爲從 再從 緦麻 三從 無服

女為本族下

兄弟

兄弟
兄弟

弟
無服
為人後
弟
小功

女身

無
再從姪
服
為同堂兄弟
堂姪
之子緦麻
大功若為人後
姪
及妻小功
無

外祖父母

無
堂姪孫女
服
為兄弟之姪
姪孫
孫服緦麻
無

母兄弟姊妹

無
姪曾孫
服
無

姊之子

在室緦麻

姑舅之子

女身	妹	姊妹	姊妹	姊妹						
外祖父母	服	長殤大功中殤	姪女	小功下殤緦麻	緦	堂姪女	麻	無	再從姪女	服
母兄弟姊妹	服	緦	姪女孫	麻	無	堂姪女孫	服			
姊之子	服	無	姪曾孫女	服						
姑舅之子	出嫁無服									

為母之親服

止服
母之祖父母

為舅小功若於已身緦麻其妻無服
母之兄弟

為外祖父
母之父母

無服
堂舅及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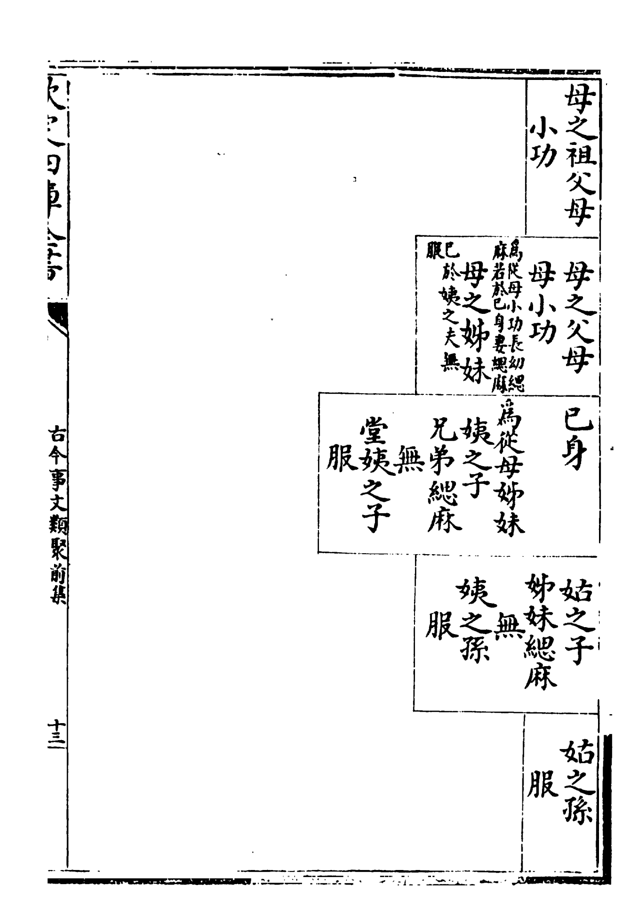
為內兄弟姊妹緦麻
舅之子

已身

無服
舅之孫

為外兄弟
姑之子

無服
姑之孫



母之祖父母
小功

母之父母
母小功
母之姊妹
爲從母小功長幼緦麻若於己身妻緦麻
己於姨之夫無服

己身
爲從母姊妹
姨之子
兄弟緦麻
無
堂姨之子
服

姑之子
姊妹緦麻
無
姨之孫
服

姑之孫
服

夫爲妻親服

妻外祖父母 無服

妻伯叔 無服

妻兄弟及妻 無服

妻兄弟子 無服

妻祖父母 無

妻父母 緦

己身

爲外孫及妻

女之子

女之子孫 無

妻祖父母
服

妻父母
麻
無
妻姑姨
服

己身
無
妻姊妹
服
無
妻舅及妻
服

女之子
並服緦麻
無
妻姊妹子
服

女之子孫
服

妻為夫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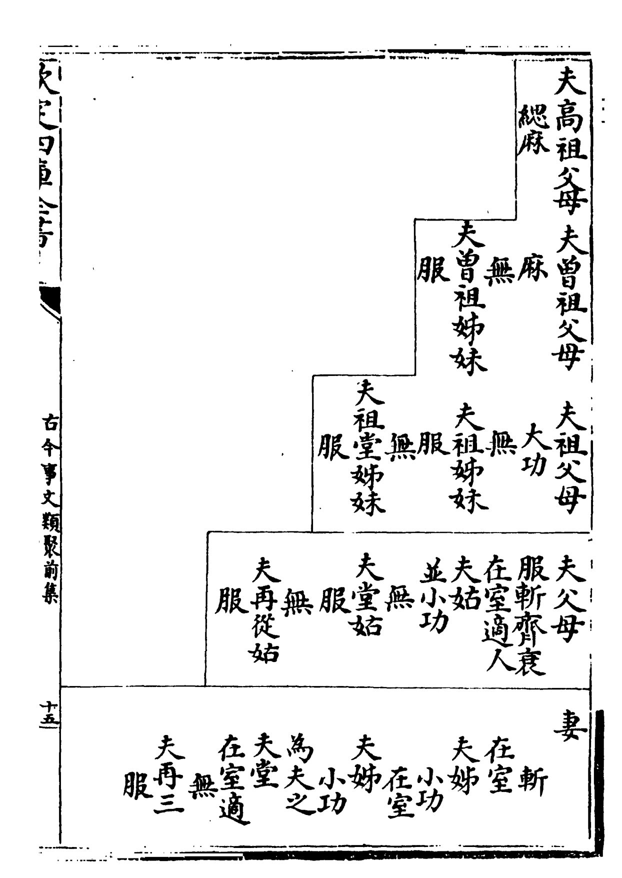
夫高祖父母
並服

夫曾祖兄弟
無服
緦
夫曾祖父母

夫堂兄弟及妻
無服
為夫之從祖祖母
夫祖兄弟
父母及妻緦麻
並服
夫祖父母

夫再從伯叔父母
無服
為夫之從祖
夫堂伯叔父
父母緦麻
大功伯叔父長殤
夫伯叔父母
小功中下殤緦麻
婦為舅姑並
夫父母

夫三及
無
夫再及
無
無服
夫堂
緦麻
夫兄及
小
為
妻


夫高祖父母
緦麻
夫曾祖父母
麻
夫曾祖姊妹
無服
夫祖父母
大功
夫祖姊妹
無服
夫祖堂姊妹
無服
夫父母
服斬齊衰
在室適人
夫姑
並小功
夫堂姑
無服
夫再從姑
無服
妻
斬
在室
夫姊
小功
在室
夫姊
小功
為夫之
夫堂
在室適
無
夫再三
服

妻為夫親下

妻從兄弟服

從兄弟妻服

其妻

兄弟

妻弟功夫

身

緦麻

夫再從兄弟子 其妻無服

小功

夫堂兄弟子 其妻緦麻

不杖期妻大功長中

夫兄弟子 殤大功下殤小功

緦

夫外祖父母

緦麻

夫堂兄弟孫 其妻無服

小功

夫兄弟孫 其妻緦麻

緦麻

夫之舅

緦麻

夫兄弟曾孫 其妻無服

為夫之從母緦

夫姨

無

夫姑及姊妹子

身

衰適人妹

從父姊妹

姊妹人緦麻

從姨妹

從姨妹

夫外祖父母

麻

不杖期

夫兄弟女

適人大功

小功適人緦麻爲夫之從父兄弟女適人

夫堂兄弟女

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緦麻

夫再從兄弟女

出嫁無服

夫之舅

其妻無服

小功

夫兄弟孫女

適人緦麻

無

夫堂兄弟女孫

服

夫姨

麻其妻無服

緦

夫兄弟曾孫女

麻

夫姑及姊妹子

服

三殤服上

本族三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者可哀傷

男子已娶女子許嫁者皆不爲殤

凡男女亡年十九歲至十六歲者

爲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爲中殤

爲從祖叔父 堂叔父 長殤緦麻 長中殤大功

叔父

下殤緦麻

父母

殤之服

十一歲至八歲爲下殤若生三月至七歲者皆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本服期年者哭之以十三日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

父母

長中殤大功 姑

下殤緦麻 爲從祖姑

堂姑 長殤緦麻

三殤服下

從祖兄弟
再從兄
長殤緦麻
從父兄弟之子小
堂兄弟
中下殤緦麻
長中殤大功
兄弟
下殤小功
已身

兄弟之孫
堂　姪
長殤緦麻
兄弟之子長中殤
姪
大功下殤小功
長中殤大功
子

兄弟之孫
姪孫
長殤緦麻
長中殤大功
嫡孫

長殤小功
衆孫

已身

長中殤大功
姊妹
下殤小功
從祖姊妹
堂姊妹
長殤緦麻
從祖姊妹
再從姊妹
長殤緦麻

子

下殤小功
姪女
下殤小功
長殤
堂姪女
緦麻

嫡孫

下殤小功
長殤
姪孫女
緦麻

衆孫

下殤緦麻

不飲酒食肉　　司馬君實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菓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期而小祥食菜菓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祥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

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夷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進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

塋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㹠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喪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

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則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詩話

督其作詩

昔歐陽叔弼季默以憂制中不作詩陳履常不飲酒東坡一日設宴兩歐至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坡詩云商也哀未忘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君言不能詩此語還信不陋矣陶士行當以大白浮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

居喪作詩

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

終有竭淚泉常在眸彥猷持國讖作詩早余應之以蓼莪及傅咸贈王何二侍中詩亦如此按晉孫綽詩序自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故洪至甫以魯直丁母憂絶不作詩夫魯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之詩也聖俞之早何傷乎秦少游初過浯溪題詩云玉環妖血無人掃以被責憂畏又方持喪手書此詩借文潛之名後人遂以為文潛非也江鄰幾雜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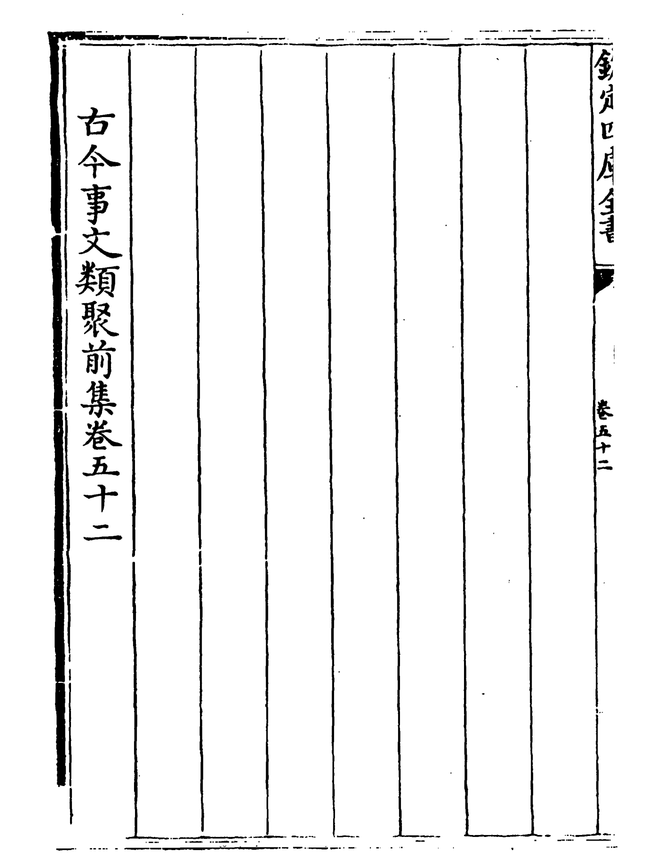
忌日當悲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盖不知禮意乎顔氏家訓

累世慎終

江浙憲僉定興張丹壑遇先恒玉淡菴等忌日則悲號追慕其孫掌謁蓊老於親儀副竹牕卒三年不飲酒食

肉玄孫清河丞善翁居工部司時年耆耋克省未嘗吟
詠舅孫營繕所正琴主為哭奉祀直叟慟而終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二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三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起復

羣書要語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注四制者恩理節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又曰門内之治恩揜義注若公羊傳所言是也又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注若曾子問所

言是也喪服四制重奪孝子之情望墓充窮公羊傳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經抑情狥務其來已久燕許公集頃奪禮於苴麻俾從權於韎韐常相制墨縗治事韋彤疏

古今事實

閔子要經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

文冠加旒曰冕王所以入宗廟服金革者謂以兵事使之也公羊傳

伯禽征伐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制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

不敢踰制

翟方進為丞相封高密侯後母既葬三十六月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詔奪情

山濤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詔奪情以濤為吏部尚書濤不得已就職

令起視事

隋邳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奇殊重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

於卿為君父宜依朕㫖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

起復本職

唐太傅房𤣥齡以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

哀麻謁相

李林甫聞蕭頴士名欲㧞用時頴士寓居廣陵居母喪即衰麻詣京師謁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遽見衰麻大惡之即令斥去頴士大怒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有曰擢無用之瑣職專廟廊之右地

不當佩魚

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頭黲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佩談錄

非盛世事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

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甞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龍川志

竟不可奪

至和間富韓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再力辭末以盧朱崖薛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重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内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

公起服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遂以文潞公次遷首相韓魏公由樞密使補其位石林過庭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代李副樞乞終喪表　宋庠

鞠凶巨釁奄集私門餘喘窮號方迷魂幹猥蒙恩諭收齒官聯聞命驚迷撫心殞越中謝伏念臣早由羈齒入服仕途先父勉臣以義方教臣以忠盡俾其奉國不使顧私由兹奔走之中遂廢晨昏之半不圖瞻岵無日遘閔終天藥劑隔於親嘗風木纏乎永痛靜言孤苦尤倍尋常寧可冒四近之榮忘三年之愛而況心馳塋冢方卜於始襄身遠几筵殆同於不祭茍容去職未謂乏人伏望陛下俯狥哀祈追收權典許終喪紀獲報劬勞庶

棘人之風普均於有截先王之禮不廢于最靈願竭餘陰永酬洪造

辭免起復太宰表　王淮

苫塊餘生已瀕死所絲綸渙號俾復書班勅使荐臨德音下逮呼天號絕撫已驚迷中謝伏念臣早遇家艱專承母訓零丁孤苦邈爾無依鞠育提携逮夫有立夤緣際遇玷冒高華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遽至攀號泣血摧踊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終窀穸之事凡筵是奉

墳土未乾痛深陟屺之瞻恨未及泉之見敢謂宸衷念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豈治世之風雖睿眷之殊常豈私情之所忍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馭臣念哀苦之方深況衰疲之已甚報親日少願終制以為期事國時長尚稍軀而未晚

同前　　王淮

方席薪而枕塊於義為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

情葬布宸聽未回再殫罔極之情冀動蓋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天眷誤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亟自招於大禍慈顔遽隔悲隙駟之難留厚穸甫成倚苫廬而永慕庶畢哀悃之制少酬顧復之恩忽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處公議靡容豈可遵故事以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臣重罹酷罰屬在衰年既極摧殘浸成疾恙精神陡耗筋力頓衰雖強使之造朝決難堪於應務伏望陛下委大明之照憫不移之愚追寢渙恩俾終祥禫則

聖主得全於禮貌而孤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生於此日銘肝鏤肺期報德於他時

辭免起復表　劉珙

泣血陳詞仰祈聰聽抗章示訓尚閟俞音涕泗無從驚皇失措伏念臣才非適己仕本為親遂困宦途頗闕晨昏之奉晚逢真主方欣甘旨之榮俄纒欒棘之悲永負劬勞之報呼天靡及觸地無容強食勝喪空驚過隙之駟感時追往更傷反哺之烏敢意敕使荐臨德音頻降雖

中興之後縗衣終養固殊蓼蓼之莪要絰帷憂遽嘆欒欒之棘顧制閫方專於一面豈呼門可待於三年是資移孝之忠用舉奪情之禮方圖往記首辱飛文惟欣感之交懷匪敘陳之能究

論起復服色

故事大臣奪情者服慥光幘慘紫袍皂角帶道君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紹興初朱藏一起復右僕射請所服太常援

政和近事爲請而居第則慘服去佩焉議者不以爲是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爲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朝野雜記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三